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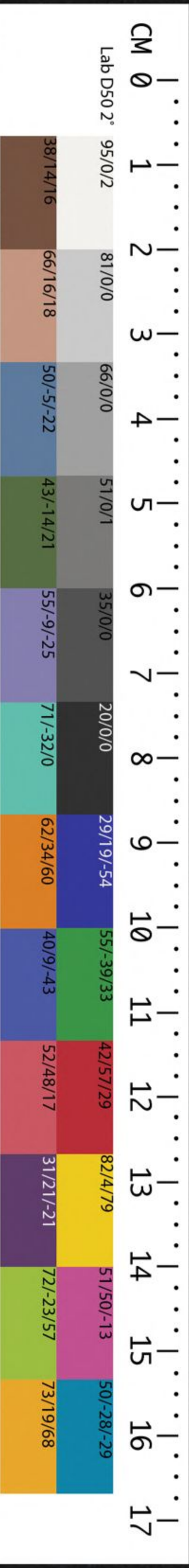
170

T 110 /4120 A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十三經註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

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

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

篇疏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

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

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
凡六十章趙氏分之以為上
章而巳一章言雖有巧智猶
辨鑒戒禁紂三章言安仁在
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
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
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
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
皆由於巳九章言水性趨下
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
十二三章言事上得君乃可
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
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
章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十
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
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為政不
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
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

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
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為師二
十五章言舖啜沈浮君子不
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
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
無叙焉。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
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
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

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

世法
本作乃可為後

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註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註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註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註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註盡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註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註盡心欲行惡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為高必因立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羅於密網也此亡國

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也言天方動汝無敢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章指言雖有
巧智猶須法
度國由先王
禮義為要
仁在位播越

其惡誣君不
諫故謂之賊
明上下相須
而道化行也
按疏國作固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

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

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

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

義。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

為要不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

相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

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

子謂離婁明雖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

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圓之器規所以圓也

言物之圓者皆由規之所出也師曠之曠不以六律不能

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曠不以六律不能

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

能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

律五音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是六律也宮

商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

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

施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享無為之功矣以其

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必自規矩之

謂之敬

勉之君

義

為要

相須

以規

然不

言物

方者

五音

能聽

律五

而民

者孟

蓋以

之亦

而人

能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
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
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
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為之政必待人而行之
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遺而過者未之有也蓋謂不愆
大雅假樂之篇文而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
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
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
直故也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
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
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
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愆不忘之政而仁覆
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

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
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警言人
之欲為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
川澤而為之耳無它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
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
為之豈足謂之智者乎大抵苟為政而不知先王
之道是為之所本焉此以智乎大抵苟為政而不知
以先王之道為本豈明之智乎大抵苟為政而不知
繩六律者皆警言為政而不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
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居高位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
惡於眾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警喻乃曰是以惟仁者
之君宜其處高位為公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
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眾矣上無道揆也下
無法守也朝不信道一不信度君之為君無道術以表
國之所有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以表
率其下下之為臣無以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

信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此之
觸義之所具小人之入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
而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
少有不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
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與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
城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害也
田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為國
之害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為人臣
不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與起是則國之
喪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蹙無禮言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方蹙至泄泄猶沓沓也
是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
解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為非為
之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
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蹙動也天謂
王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

無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
而為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復
長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若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
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
以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
君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
而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
是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也公輸子至規矩也
正義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
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
之巧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
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
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
攻是公輸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師
曠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為調師曠曰不調請
云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為調師曠曰不調請

更鑄之平公曰工皆次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恥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之樂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傳士亦為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

五日以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謂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設不遺失循用禮典之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註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

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負須規矩也欲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

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

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吉平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

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

章指言法則

堯舜以為規

矩鑒戒桀紂

避遠危殆名

諡一定千載

而不可改也

也孟子曰規矩至也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

至者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

人是為人倫之至者亦欲為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

堯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

之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二者

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敬其君者也不以

舜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尊敬其君者也不

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

余

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註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

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註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

樂不仁也註孟子曰三代至強酒正義曰此章言

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

章指言人所安莫若為仁

惡而弗去患

必及身自上

達下其道一

焉按疏下有以字

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所以有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故失之也以至公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者孟子言為天子者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能安其四體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按本仁獨敬獨共作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

矣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註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

反其敬己敬獨未恭耶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註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註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

為責己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

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責之治其人而人不

治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禮

接於人而人不以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

故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

求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

之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

其德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

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己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註恒常也人之常語

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註治天

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跲固在所敬慎而已註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跲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踣雖曰常言必
須敬慎也

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也公侯
之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
天下必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
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
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
之王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為其或之也故國之也
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
庶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註巨室大家也謂賢

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
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政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註慕思也賢卿大夫二

章指言天下

傾心思慕嚮

善巨室不罪

咸以為表德

之流行可以

克四海也

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

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疏孟子

溢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

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克四海也孟子曰

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

孟子言為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

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

以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

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
合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為君不
得罪於卿大夫則為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一國亦隨而思慕之
四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慕天下思慕也一國亦隨而
一國所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治其
上之德教可以充溢乎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
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

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為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_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_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

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耻之泣涕而與為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今小國以

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耻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

弟子不從師也如耻之甚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

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

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

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
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
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
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幣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
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
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
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

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

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

無敵於天下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

本無也字
章指言遭衰

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

逢亂屈服強

大據國行仁

天下莫敵雖

有億衆無德

不親執熱須

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
樂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服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已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
以其賢之賢於人也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
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
無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
力有大小勢有強弱故有小有大有弱有強天下無

濯明不可澤

仁也
按本無也字

道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
使然也順其天者故有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
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
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
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
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
於吳是時吳為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
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
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小國者既以師其
大國而恥羞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為之弟子者
以羞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
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恥
受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
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為政行於天下矣以
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
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

前後無
有孟子曰
十七十八葉

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為
衆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為君侯
於周之九服中然為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
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為殷之侯者為壯美
之士亦莫不執裸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
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
孔子曰為仁者不可為衆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
仁則天下無敢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
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為無敵於
天下而不以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
大雅桑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
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
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
齊景公齊侯景益也至為婚○正義曰云景益也者

案史記云襄王十六年齊莊公田於黃澤見暴虎也
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諡曰厲也近利也言商之子
雖至無害也正義曰齊莊公田於黃澤見暴虎也

濯明不可治

仁也 按本無也字

孫其教不待德多言之也至天已會文王之後乃為侯甸
周之九服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九服柔周禮九服云侯甸
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註云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
疾也裸灌也也將行也節云裸謂以圭瓊酌楚也戲
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是也
國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箋云當如手持熟物之用
濯亦猶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

前後無文所錯可刪去當小注次直
有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文且此本
十七十八葉文甚訛以宗禎本別補之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危皆由於已
先自毀伐人
乃攻討甚於
天孽敬慎而
已如臨深淵
戰戰恐栗也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註不仁之

人私錮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有孺

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滄浪水名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

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註聖人声入心通無非至理

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

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註所謂自取之者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註禍

福之來皆其自取正義曰纓在上人之所貴水清而濯纓纓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

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

子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

所自取之也孺子童維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

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為可侮之

事然後人從其國侮慢之家自為可毀讞之事而

後人從而毀讞之而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

從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註云

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

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有首得其

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鰈魚者，獺也。為叢，鵙者，鷓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陂之則歸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陂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章指言水性趨

下民樂歸仁桀

紂之陂使就其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入病，乾火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沉溺之道也。

謂此。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

君三年之艾畜

而可得一時欲

仁猶將沈溺所

以明鑒戒也

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
 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得其
 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
 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
 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
 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
 野矣故為淵而鰍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鰍為之鰍
 矣為叢木而鵲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鷹鵲為之鵲
 也為湯王武王而鵲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
 紂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
 之諸侯皆為鵲聚其民而歸之亦如鰍為淵鵲為
 為叢木者而歸之矣如此雖欲不為王不可得而
 不為耳今之效王者猶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
 艾草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
 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階於
 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蓋
 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

與及其其沉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
 於以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
 鵲也鵲土鵲也○正義曰桀釋名云鵲形如猫居水
 食魚者也鵲鵲之屬也鵲鵲之屬也能食鳥雀○詩
 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
 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

也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

章指言曠仁

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

舍義自暴棄

之道也

章指言親親

敬長近取諸

已則爾而易

也
按本兩作通

字
本人道下無也

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
有為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
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人之正路也
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

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

長故其事遠而難也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者也孟子

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

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

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

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

大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

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

下矣

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又

以道

章指言養老

尊賢國之上

務文王務之

二老遠至父

來子從天之

順道七年為

政以勉諸侯

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

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孟子曰至必為政

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政以勉諸侯

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

而世乃辟紂而逃道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

其耆老者也大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

紂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

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

東

欲使庶幾於
行善也

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平殺亂
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
人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
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往焉○紀云天以七紀故云
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今云
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
紀社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

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以道

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
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

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
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

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
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

章指言聚斂

富君弃於孔

子冉求行之

同聞鳴鼓以

戰殺民土食

人肉罪不容

死以為大戮

重人命

也
本同作固

連橫之人也

疏

孟子曰求也至次之也正義曰此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

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第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

以道之

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註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諡曰康諡法曰安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注眸

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曾中正則眸子瞭

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注

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

注

廋也聽

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

注

存乎人

章指言目為神
候精之所在存

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

而察之善惡不
隱知人之道斯
為審矣

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
乎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
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
中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曾中不正則
眸子矇矇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
焉度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不
明則人可見又安可更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
但觀人之眸子耳。四眸子瞭明眊不明之貌。○
正義曰是皆釋
文而言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

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

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

聲音笑貌強為之哉。○疏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

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

人亦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奪

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

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

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

笑貌為之矣。○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字本同今本但笑上有詔
章指言人君恭
儉
移風人
仁率下以道
臣恭儉明其廉
忠侮奪之惡何
由干之而錯其
心

章指言權時之義

嫂溺援手君子大
行拯世以道道之
指也

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註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註孟子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

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註髡曰天下之

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註孟子曰當以道援天

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疏淳于髡

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

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

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

子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

以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沉溺於水當以

牽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

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

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

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

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

援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

有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註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五九三

陸神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

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

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註父親教子

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

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

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

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古

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

祥。莫大焉。註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

章指言父子至

親相責離恩易

子而教相成以

仁教之義也

按疏離恩作則離教之義也。作教之善者也。

思離則不祥莫大焉。公孫丑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

責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

君子之不相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

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曰。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

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

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今繼之以怒。是非父

則父慈。子孝。是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

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

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

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

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

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所謂易子而教者。如

已之子與他人教它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是易子而
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夷有二
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
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

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

也會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會且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失不義 本作夫不義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

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

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

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

孝也。○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

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

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者

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已之身為大也失

其身而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已身尚

章指言上孝

養志下孝養

體曾參事親

可謂至矣孟

五

東

子言之欲令
後人則曾子
也

章指言小人
為政不足問
非賢臣正君

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事凡
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
皆為所守也然夫夫人誰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
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
親守身為事為守之本者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
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必
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皙問復
有餘剩曾子必應曰有餘剩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
會子曾元曾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
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曾元乃應之曰無
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
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
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
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徇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
應之曰有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
志也曾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
者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

以為之
孝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 適過也 詩云室人交徧適我問非格正

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

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君

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孟子曰至一正君

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

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
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政教亦不足問非也惟大

使握道機君
正國定上不
邪侈將何間

也
按疏上作下

定本時作將作有不度
其將有名譽言而得者
按足本似足

章指言不虞
獲譽不可為
戒求全受毀
未足懲咎君

子正行不由
斯二者也

章指言言出於身
駟不及舌不惟其責
則易之矣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
成臨事而懼時然後
言畏失言也故曰師
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

人之為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註詩
云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
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
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
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
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
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
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正義曰
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節
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

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
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愠
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尾生與陳不
瞻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
煩故不
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

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
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

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正義曰此章言
為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孟子言人
之有患非它特在其好為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

則有患矣
按古本旁註桐讀為僮

不知已未有可師耳如
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

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

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

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

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曰舍館未定

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

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

樂正子至克有罪

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

何為於我而出此言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來至若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章指言尊師重

道敬賢事長人

之大綱樂正子

好善故孟子譏

之責賢者備也

章指言學優則

仕仕以行道

否則隱逸免

置窮處舖啜

沈浮君子不

與是以孟子

咨嗟樂正子

也

乎孟子又言子到數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
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
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
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
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
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
重道者也宜孟
子以備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教來徒舖啜也我不意

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子教齊之貴人右師王

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啜也樂

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

言不意子但舖啜也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以舖

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舖啜沉浮君子不與是以
孟子咨嗟樂正子者也不意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
者孟子謂樂正子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
已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
之遊而以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教
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誑道以從
人之謂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教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
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為
鄉於齊出弔於滕王使盍大去王驩為輔行王驩朝
慕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
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
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不
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教以我為簡不亦
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士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章指言量其輕

重無後不可是

以大舜受堯二

女夫三不孝蔽

者所聞至於大

聖卓然匪疑所

以垂法也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
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
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註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

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
也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
量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
有三無後為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
後世無以繼為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
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
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
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無後
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義之實節文事

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

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也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

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
告猶告也。因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
妃一曰娥皇二曰女英並堯之女

五十五

章指言仁義

之本在於孝

第孝弟之至

通於神明况

於歌舞而能

自知蓋有諸

中形於外也

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

曲哉孟子曰至足之踏之手之舞之也正義曰

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

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親也從兄弟也孝弟是為仁

從兄是也以其事親也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而弗去之

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也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者是也禮之實節文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

言禮之本實使事親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

之孝為仁之實凡移於長者是為義之華也禮之

兄之悌為義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

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

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

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矣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

由仁義之實克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

已是其樂則生生則鳥可已鳥可已則得之於心而

形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蓋當時

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

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

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章指言以天下

之貴富為不若
得意於親故能
懷協頑嚚底豫
而欣天下化之
父子加親故稱
盛德者必百世
祀無與比崇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也。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視之，人皆大悅樂而歸嚮已，視天下者，孟子言天視之，人皆大悅樂而歸嚮已。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不得乎親，不可與交，道則不至，此之謂大孝。若得事親之道而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與交。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瞽瞍頑嚚且亦致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為舜之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瞍配字曰：瞽瞍無目，曰：瞽瞍無目，曰：瞽瞍無目。稱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漢趙氏註

朱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

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興，風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為下，勸以仁也。四章言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
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
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也十
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
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交友必得其人
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
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
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蹈仁行
禮不患其愚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
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思處
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
二章言小入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
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妻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註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

本鑑下無之字

章指言聖人殊

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註**岐周畢郢地名也岐
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
鄆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
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註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
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王節
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疏**孟子

五十一

孟子

世而合其道地
雖不比由通一
軌故可以為百
王法也

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其後遷居於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里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也。而無異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至東夷之人也。雷澤，淘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

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野今之東郡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顯項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注：岐周畢郢至豐鎬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駘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為西伯後徙都鄠徐廣曰鄠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鄠在上林昆明北有鄠地去鄠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為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象接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鄠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鄠之

無鄠字

五十九

一

附云

地故曰畢郢。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註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幣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開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註以為子產有惠

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

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

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註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

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

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註子

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

首人君由天
天不家撫是
故子產渡人
孟子不取也

漆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鄭國水名也言
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漆洧之
水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漆洧孟子曰
惠而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
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中於漆洧然不知行
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於漆洧然不知行
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梁者說文云石砥石橋
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則
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
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
病其涉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
於人而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
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
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
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
一月輿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
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故宜

孟子言之於當有以激勸而譏諷之也○子產鄭
卿為政聽訟漆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
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
故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漆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
名案地理志云漆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
南入于洧則知漆洧水各在鄭國也○又於註周十
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
篇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

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為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

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

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

如則可以為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可。譬如華元奔晉隋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章指言君臣之

道以義為表以

恩為裏表裏相

應猶若影響舊

君之服蓋有所

與風諭宣王勸

以仁也

按一本以仁作而仁恐非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其族

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孟子告齊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

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

亦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

亦視其君但以國人之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

賤而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

君臣施報相待以君之用矣。蓋無為於其內者腹心也

有為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

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大馬之畜而臣視

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此言不

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也。此言不

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

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問孟子於

禮為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為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為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為而道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為之喪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為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浹此導之且博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服為哉

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撫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為鵠

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

作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為尊不可命以為士

謂也。如華元奔晉隋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隋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隋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杜註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鳴犢孔子臨河

而不濟也

章指言君以仁

義率眾孰不順

焉上為下效也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

以折中履其正者乃

可為中是以大人不

行疑禮

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為之士者可以從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為尊不可命以為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警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嘆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註云語曰為鵠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註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

以為法故必從之是上為下則也

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眾仁義

是上為下效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

○國云上為下則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是其肯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君禮而非禮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

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

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惟大人能弗為之也○陳質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

章指言父兄

己賢子弟既

頑教而不改

乃歸自然

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

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

養滅其性之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

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已之性德以教

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

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

章指言貴廉賤恥乃

有不為不為非義義

乃可申

按疏貴廉賤恥作貴賤廉恥申作由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也孟子等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

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

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

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章指言論曰疾之已

甚亂也故孟子譏踰

牆距門者也

按本論作語

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當人者人必反蓄之論語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註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

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

註云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註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

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章指言大人之行

其重者不信不果所

求合義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大人

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

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經經然小人哉矣

豈大人肯如是耶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勝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

必果也註子為父隱以其身許友也註正義曰此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註大人謂君國

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

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
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
人之行不過是也

章指言養生竭人力

情所勉哀死送終行

之高者事不違禮可

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心則為真正大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親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

大事也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人力人情所勉哀死

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然以此之孝亦不足

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踴躍哭泣哀以送之卜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

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

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君之安若已所

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

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

至得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

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者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

章指言學必根源
如性自得物來能名
事來不惑君子好之
朝益暮習道所以

章指言廣尋道意

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章指言五伯服人三五服心其服

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契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契詬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

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者也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先廣

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不心服以善

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

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疏正義曰至未之有也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

一也功則不同上

論堯舜其是違

乎

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為之王。若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

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

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莫大焉。不

章指言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

戮故謂之不祥也

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

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况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

之取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

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

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乾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

久也故君子恥之徐徐子至君子恥之正義曰此

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

子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稱道於

水乃復自而嘆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

何仲尼獨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

夜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稱於水

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來勢而流不捨晝夜是

流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

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

而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

為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

章指言有本不
竭無本之涸虛聲
過實君子恥諸
是以仲尼在川上
曰逝者斯如斯
梅本無上斯字

大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

然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

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

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

子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

而後進故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

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

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

子於是造乎道也云云徐子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

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

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云云大溝小澮正

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澮又倍之是

田千夫二鄰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

廣深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注云大溝

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

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註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

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註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

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

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章指言人與禽

獸俱含天氣就

陳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

利辟害其閔不

希衆人皆然君

子則否聖人超

絕識仁義之生

於已也

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今夫舜之為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無滯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入也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其有為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仁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註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

執中立賢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

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

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

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

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

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

章指言周公能

思三王之道以

輔成王太平之

隆禮樂之備蓋

由此也

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孟子曰：至坐以待旦。

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

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

儀飲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疎儀飲，是也。善言談而

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臯

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

而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

矣。未嘗立驕亢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不可得而至於

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

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

而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爾不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爾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爾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爾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變而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特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世爾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嘗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鷄鳴而起坐以待其

且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
三王三代之王也
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
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

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

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立竊

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與於田賦乘

馬之事因以為名檇杞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

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

汲古閣以下十五字無之

章指言詩可以

言頌詠太平時無

所詠春秋乃興

假史記之文孔子

正之以匡邪也

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

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

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疏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詩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

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

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城而詩亡

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貶之

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

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

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檮杌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

凶之惡故以因名為檮杌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

事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

其實則一也蓋玉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

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

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

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

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

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

意則寓於一言耳注云乘為乘馬之事檮杌為器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

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注澤者滋潤之澤大

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

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

匹之貌也

抗器凶無疇

告之則頑舍之則器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檮

餐四凶其言檮杌乃曰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器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檮杌饕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器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檮杌饕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器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檮杌饕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餮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

章指言五世一

體上下通流君

子小人斬各有

時企以高山跌

以陷汙是以孟

子恨不及乎仲

尼也

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為孔子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言有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然必於此言子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者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斷也淑善也。云有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魯祖祖父已身子孫會孫玄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正義曰此章言廉勇

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所取之適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

三名烈士病諸

章指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

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此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遽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逢蒙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

歸自田家衆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罪羿不

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

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問其

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

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章指言求交取

友必得其人得善

以金養凶獲患

是故子濯濟難

夷羿以殘可以

鑒也

按一本金作全無養字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
金。發乘矢而後反。國度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

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
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

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

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流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

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

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
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已
必是及如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

子復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
者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

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
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

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
夫庾公之斯追捉其子濯孺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瘡疾發

作不可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
之追趕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

之斯者也。子濯卽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
乃問庾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

吾生矣。是河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正之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
庾公之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

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以拒之手。濯告之曰今日我瘡
疾發作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乃自稱巴為小人

言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
不忍以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

夫子柰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
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
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
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
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
有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
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衆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
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
國門。○
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學射
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曰射為背
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駒而還尹公他曰子為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
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
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

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

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

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

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孟子至上帝。○
曰此章言貌好行惡

章指言貌好行
惡西子冒臭醜

人潔服供事上

帝明當修飾惟

義為常也

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
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
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
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其身則亦可
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
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
西子西施。○
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之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

輸金錢一文
是西施也

按此註古本大異今
別記之

言天下萬物之
情性當順其故
則利之也改戾
其性則失其利
矣若以杞柳為
栝棬非杞柳之
性也

章指言能修性
守故天道可知
妄智改常必與
道乖性命之旨
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

本耳若杞柳為栝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註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

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註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

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其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公矣註如用智者不妄

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註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

在何日也註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

致也者孟子言今天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

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

故之故同意以其自然固不待於有為性則可也其性也非

矣乎自然而為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利為

五元

利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
不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
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
後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
故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
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其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
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
人為智，但因其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
其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為智之美，又非
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
而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
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為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
言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
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
人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
自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
歲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
為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章句言節節而

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以杞柳為桮棬。正
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星辰日月之會。案孔
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
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

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

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

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
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苟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

子教而外順其辭也

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說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

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驪字子教者公行子

家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驪

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驪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

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

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

之眾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畧不

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驪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

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

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本同今本但無之字

言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教今以我為簡畧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

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
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哉於禽
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
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無一朝之患也。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

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

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

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已。

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慮其

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

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
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
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
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

章指言君子責
已。小人不改比
之禽獸，不足難
矣。蹈仁行禮不

患其患惟不若

舜可以憂也

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為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必妄人矣如此為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為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

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為之患矣無它以其非已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者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不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

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當平世三過

卷之八

章指言上賢之

士得聖一槩顏
子之心有同禹
稷時行則行時
止則止矣其節
則惑矣

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急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

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

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

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亦不在其位故勞佚異矣今有

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往鄉鄰

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記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

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

枕也疏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

皆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

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為賢故尊賢之

顏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

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為賢

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稷回三仁其道則同耳

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也

亦如已被其飢餓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

為民如已被其飢餓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

是謂顏子在禹稷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

卷之五

限為多
上限止其其
對即行限行
公育同商
士制望上樂願

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闔為
喻顏子在陋巷而不可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救闔為
闔者如被散其髮而不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已為疎者
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已為疎者
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
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
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謂也
喻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謂也
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謂也南宮括曰禹
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括曰禹
櫻躬稼而有天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
此觀之孔子美南宮括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
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孔子
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
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
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
以爲躬稼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括之言
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括之言

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

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

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

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

於此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心責善而不相遇也責

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因之大者遇得也章

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

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章

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或為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音干子豈不欲身有夫妻

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

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

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矣是則章子已矣章

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而

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則公都子曰至是

正義曰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

責已衆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公都子

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謂

孟子曰匡章子編國人皆稱不孝者焉夫子乃與

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

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俗

章指言匡章

得罪出妻屏

子上不得養

下以責已衆

曰不孝其實

則否是以孟

子禮貌之也

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於善乃朋友切蹉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與父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妻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為親屬哉為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且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黨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為其父有不義而不可言

耳

會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盍何不去也**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

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

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

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

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

為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實師不與臣同耳子思居於衛有林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

去君 謹守 侯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

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

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

易地皆然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

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

來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

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

非殊者也是

章指言臣當

管君師有餘

裕二人處義

非殊者也是

孟子卷下

十四

美祥

故孟子紀之

謂得其同

按一本同作宜

先如此其忠且敬也。至始於不可者言冠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慢也。冠賊至則先去，是以使民瞻望而劫之。冠退而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之有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入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行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嘗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國之寇賊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與守者。孟子曰：如使使見其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自稱名答或人曰：如使使見其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曰：君則誰與為守？護侯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去之，衛君則誰與為守？護侯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夫留人不可毀無它，以其無所拘也。子思之難，不可去也。故曰：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會子名參字子與，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注：伯魚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章。中庸沒於衛。

按關字同暇義
或近關朱喜集
註本及字書所
引竝作關下章
放此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儲子，齊人也。關，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

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
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註：人生同受法於天地

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

章句言人以

章指言人以道

殊賢愚體別頭

員足方善惡如

一儲子之言齊王

之不達也

按本儲子之言無之

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儲子至同耳

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

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眾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

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

別異於眾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

但其所以有異於眾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

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

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

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儲子齊人

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

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良人夫也

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

嘗有顯者來吾將購良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

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

人覺也墻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

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

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

古本以作也屬上

章指言小人
苟得謂不見
知君子觀之

與正道乖妻
妾猶羞况於
國人著以為
戒耻之甚焉

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

以為妻

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

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

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

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齊人至幾希矣正義

妾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記此

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

貴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

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

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

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

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

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家問之祭者良人乃

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

所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

遂與其妾非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

人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

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

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海垣之甚焉
國入善以
毒醜義以
與五道事

人未之改其妻妾非其日又然然喜與災來
後與其妻非其身入而時繼繼於中致之間而身
行則望而終良昔也今已昔此而之之祭者為
以出經為響與之儀其妻不與響反則則而來之
猶謂其終封有國東時之鼓育宋問之祭者身人
良婦對身人之施封而蓋一國之中無有與身人
所封妻與之始始財其祀封也即日祭時乃服於其
小而未嘗具齊富貴賜表者來宋中姓祿財其身人
所肉而對融問其所與昔身人昔必為富貴昔身人
昔者與之也其妻與吉其妾曰身人出門必與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page numbers and marginal notes.

